

黑塞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Wigmo
Hingjia*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city skyline at sunset. The sky is filled with golden and orange light, with dark clouds. The city buildings are in silhouette against the bright horizon.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body of water reflecting the light.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a red octagonal logo with a white geometric pattern inside. The title '黑塞散文选' is at the top, and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 below it. The stylized text 'Wigmo Hingjia' is written in a white, cursive font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德]赫尔曼·黑塞 著

黑塞散文选

张佩芬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黑塞散文选

[德]黑塞 著 张佩芬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4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416-4/I·2158

定价:14.50元

内 容 提 要

黑塞是一位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个性的著名作家，其作品涵盖极广，而对人类生存环境及其命运的关注则始终是他创作的焦点。他尤其擅长以象征的艺术手段，从精神、心理方面，折射外界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深层刺痛，从而使作品的内在意义得以凝聚和升华。值得一提的是，黑塞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位“中国通”，其所独具的诗人气质和“东方情结”的浑然一体，足以使他的作品在激情洋溢的背后，更透出几许超然与洒脱。

本书选译了黑塞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散文代表作 25 篇以及一维格言集萃，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位文学大师的深刻思想和非凡造诣。

目 录

菩提花	1
童年轶事	6
大旋风	28
城市	46
大蝴蝶	53
文学晚会	62
纪念品	72
一个画家	85
谈谈诗歌	91
论命运	97
桥·农家	103
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	108
在中国式园亭里	141
小路	175
《雄猫穆尔》的生活观	179
诺瓦利斯随想	181
我的传略	191
梦之旅	210

乔迁时的遐想·····	226
我的信仰·····	248
拜访诗人·····	253
致儿子马丁·黑塞·····	264
圣诞夜和两篇儿童故事·····	267
我的朋友彼得·····	276
中国式传奇·····	284
格言集萃·····	286
译后记·····	311

菩 提 花

又到了菩提花盛开的时节。每天傍晚，夜幕开始降下，辛苦工作的一天业已结束的时候，路上便出现了一群群妇女和姑娘，她们架起梯子爬上菩提树枝采摘花朵，直至装满自己的小篮。日后谁人有病或者不舒服，她们便可为他配制一剂治病的药茶。她们做得很正确；难道应该听任这个美妙季节的浓香、欢笑、阳光和温暖白白地消逝么？难道不应该设法把似锦繁花留下或者浓缩保存在某个地方，以便我们随时索取，带回自己家，借以在未来寒冷和恶劣的季节中获得安慰？

为了应付日后贫乏无聊的日子，人们多么应该把一切美好事物满满装进口袋小心保存啊！当然，也许只是装进了徒有虚假香气的虚假花朵。一天接一天，丰美无比的世界在我们身畔倏忽而过；一天接一天，鲜花盛开，阳光灿烂，笑声盈耳。有时候我们满怀感恩之情汲饮这一切，有时候我们很疲倦很厌烦便付之不理不睬；而无与伦比的美始终围绕着我们。它是一切欢乐的庄严源泉，它不期而来，它不可收买；它自由自在，是上帝赐给人人的礼物，就像这随风飘来的菩提花香。这些辛勤地蹲在树干间采集花朵的妇女们，她们将

会替受寒和发热的人配制药茶，却不会消受上苍赋予的最美好最微妙的东西。那一双双在夏日黄昏里散步的情侣们，傻乎乎迷醉于甜蜜爱情，也不会享受到它。而一个徒步旅行者，边走边深深呼吸的漫游者会获得它。凡是漫游者都懂得品味一切最美好最可爱的东西，因为他除了欣赏之外，还懂得一切欢乐之转瞬即逝。他很少牵挂什么，因为他无法让自己只汲饮某一个泉源，他习惯于千变万化，因而他也从不恋恋不舍于一切已消逝者，也从不渴求在某个一度令他十分欢愉的地点生根。世上有些旅行爱好者，年复一年总是去同一些地方旅行，而世上确有许多地方美得让人难以割舍，以致人们立即决定不久再来此重游。他们大都是善良的好人，却并非善于漫游者。他们有点儿像傻乎乎沉醉于爱河的情侣，也有点儿像热心肠采集菩提花的妇女。但是他们毫无漫游意识，不知道什么叫做安静、严肃而愉快的永恒一再告别。

昨天，这里来了一个到处转悠漫游的年轻手艺人，他以自己自由乞讨为生存的方式，向一切居民和采集者表示滑稽的敬意。他搬走了那架靠在最大一棵菩提树上的梯子，树上满是采集花朵的妇女，他却一下子溜得不知去向。尽管是我把梯子搬回原处，并设法平息了妇女们的辱骂，然而我还是觉得他的恶作剧挺逗人乐。

噢，年轻的流浪汉，快乐的漫游者，虽然我曾赠送你们中的某人一枚五分硬币，但是我的目光追随他就像追随一位国王，满怀着尊敬、敬佩和羡慕之情。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即便是那位最潦倒褴褛的人，头上都有一顶看不见的皇冠。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之骄子，都是征服者。因为我也曾经属

于漫游者之列，我懂得当一个流浪汉和陌生人的滋味，尽管时时怀念乡土，尽管生活匮乏和不安定，感觉还是极其甜蜜的。

沿路不断袭来一阵阵古老菩提树的甜香，穿透了静谧的夏日黄昏。孩子们在河岸边歌唱嬉戏，手里握着红色和黄色的纸风车。一双双情侣悠闲地散步在荆棘丛畔，蜜蜂和土蜂嗡嗡嗡嗡穿行于满街的金红色尘埃之中，狂喜地旋转出一道道金色的圆环。

说真的，我并不羡慕荆棘丛畔那一双双沉浸爱河的情侣，也不很羡慕那些天真无邪快乐嬉戏的儿童或者旋转得似痴如醉的蜜蜂。我只羡慕年轻的漫游人。他们才懂得享受一切，无论是香气还是花朵。

多么希望再年轻一次，天真烂漫，无牵无挂，大胆而又好奇地奔跑在这个世界上，樱桃时节贪得无厌地摘吃街边成熟的果子，每逢十字路口就数着上衣扣子决定“向左或者向右”！多么希望再度在那短促、芳香、静谧的夏日深夜里酣睡在半途的草堆上，多么希望再和林中的鸟儿，和蜥蜴，和甲虫无忧无虑地和睦生活在一起！这也许值得付出一个夏天和几双袜子的代价。但是已毫无可能。何况再去唱那些老歌，再去挥舞那根旧旅杖，再去行进在那尘土飞扬的可爱的街巷上，还满脑子幻想自己又回返童年，身边的一切又和从前一模一样，已是毫无价值的事。

是的，往事已永远消逝。不管我变成了老人或者变成了市侩！唉，我现在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愚蠢更为放肆，在我和那些聪明能干者以及他们的事业之间也比从前更难互相沟通和联系了。我至今仍然时时聆听到——与我

稚嫩年少时一样——生命之声向我发出的呼喊，而我也从未想到背叛这一召唤。不过它已不再号召我寻求漫游，寻求友谊，寻求高举火炬的狂歌狂舞，它的声音已变得轻柔而深沉，导引我走一条愈来愈更为孤独、更为静谧、更为隐秘的道路，我至今也不清楚，路的尽头处是欢乐呢抑或是痛苦，但是我愿意跟着它走，我也必得这么走。

我少年时曾经设想自己成人后的模样，事实却全然不同。如今我又面临另一种期待、问题和不平静，我的渴望远远多于我所能实现的。菩提花散发出香气，而徒步旅行的年轻人，采集花朵的妇女，孩子们和情侣们，人人都知道遵从自己的规律，并且明白自己应当干什么。唯有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仅仅知道：我既不能像那些嬉戏的孩子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快乐，也不能像一无拘束的漫游人那样任意前行，既不能像情侣们迷醉于爱情，也不能像采集花朵的妇女那样具有照料人的意识。我只知道，我得听从生命的声音，它呼唤我跟随它，无论我能否认识它的意义它的目标，无论它正日益越来越把我拉离欢乐的街道而进入隐秘和模糊之中。

(1907年)

1926年黑塞编选了一本他称为“叙述往事”的《图像集》，收入1901年到1924年间所写描绘自己曾经逗留之地（德国博登湖畔、意大利、印度和瑞士塔辛山区）的散文三十余篇，《菩提花》即其中之一。《菩提花》写于黑塞1904年偕新婚妻子从城市隐居博登湖畔初期，作家已因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

(1904)一举成名,却开始厌倦都市文明,作品显示了作者探寻人类生存意义的渴望。本文译自德国苏尔卡普出版社1970年版《黑塞全集》第6卷。

童年轶事

几天以来，远处棕色的树林就已经闪烁着一种明朗的翠绿光彩；今天我在莱顿斯推格的小路上发现了第一批微绽的樱草花花蕾；湿润晴朗的天空中梦幻似地飘浮着轻柔的四月云；那片广阔的、尚未播种的棕色田地晶莹闪烁，在温煦的空气中有所期待地向远处伸展，好似在渴求创造，让它那沉默的力量在成千上万个绿色的萌芽中、在繁茂的禾秆中得到检验、有所感受并得到繁衍。在这温和煦、刚刚开始变暖的气候里，万物都在期待、萌芽、充满了梦幻和希望——幼芽向着太阳，云彩向着田野，嫩草向着和风。

年复一年，我总是满怀焦躁和渴求的心情期待这个季节的来临，好似我必须解开万物苏生这一特殊瞬间的奇迹的谜，好似必须出现这样的情况，使我有一个钟点的时间得以极其清晰地目睹、理解和体会力量和美的启示，要看一看生命如何欢笑着跃出大地，年轻的生命如何向着光亮睁开它们的大眼睛。

年复一年，奇迹总是带着音响和香味从我身边经过，我爱着、祈求着这种奇迹——却始终没有理解；现在，奇迹已在眼前，但我却没有看见它是如何来临的，我看不到幼芽的

外衣如何裂开，看不到第一道温柔的泉水如何在阳光下微微颤动。

突然间，到处是一片繁花似锦，树木上点缀着明晃晃的叶子，或者是一朵朵泡沫般的白花，鸟儿欢唱着在温暖的蓝天上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形。虽然我不曾亲眼目睹奇迹是如何来临的，但是奇迹确实已经变成了现实。枝叶繁茂的树林形成了拱形，远处的山峰在发出召唤。到时候了，快快准备好靴子、行李袋、钓竿和船桨，去尽情享受新一年的春天吧，我觉得，每一个新的春天总比上一个更为美丽，但是也总比上一个消逝得更为迅速。——从前，我还是一个孩子时，那时的春天多么的漫长，简直是没有尽头！

一旦我有了数小时的闲暇，就会觉得满心的欢喜，我就会久久地躺卧在湿润的草地上，或者爬到附近的树上，攀着树枝摇荡，一面闻着花苞的香气和新鲜的树脂味，一面观望着眼前盘绕交错所形成的蓝绿相间的枝叶网，我像一个梦游者，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正在极乐的花园里当一个安静的客人。但是要再度回到过去，呼吸早年青春时代的明净的清晨空气，或者能够看一看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即使是看一眼也好，就像我们在童年时期所曾看见过的那样——当时我们曾目睹某种奇迹是如何施展它的美丽的魅力——，这一点目前来说，无疑是很难做到的，而且简直是太诱人了。

树林逐渐往上延伸，十分快乐而顽强地耸立在空气中，花园里，水仙花和风信子艳丽多彩；那时我们认识的人还很少，而我们遇见的人对我们都是又温柔又亲切，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光滑的额头上还保留着上帝的神圣气息，对此我们

自己却一无所知，后来我们在匆匆忙忙的成长过程中，便逐渐不自觉地、无意识地丢失了这种气息。

我曾是一个十分顽皮而任性的顽童，从小就让父亲为我大伤脑筋，还让母亲为我担惊害怕，操心叹气！——尽管如此，我的额头也仍然闪烁着上帝的光辉，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生动的，而在我的思想和梦境中，即或并非以十分虔诚的形式出现，但天使、奇迹和童话却总像同胞兄妹般在其中来来去去。

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总是让自己的回顾同新开垦的田地的气息和树林里嫩绿的新芽联结在一起，让自己回到春天的故乡，让自己觉得有必要再回到那些时刻去，那些我已淡忘、并且不理解的时刻去。目前我又这么想着，而且还尽可能地试图把它们叙述清楚。

我们卧室的窗户都已关闭，我迷迷糊糊地躺在黑暗中，静听身边酣睡着的小弟节奏均匀的呼吸声，我很惊讶，因为尽管我闭着眼睛，眼中却不是一片漆黑，而是看见了各种色彩，先是紫色和暗红色的圆圈，它们持续不断地扩大，然后汇入黑暗之中，接着又从黑暗深处持续不断地重新往外涌出，而在每一个圆圈边缘都镶上了一道窄窄的黄边。我同时还倾听窗外的风声；从山那边吹来的懒洋洋的暖风，轻轻吹拂着高大的白杨树，树叶簌簌作响，屋顶也不时发出沉重的吱吱嘎嘎的呻吟声。我心里很难过，因为不允许孩子们夜里不睡觉，不允许他们夜里出去，甚至不允许待在窗前，而我想起的那个夜晚，母亲恰恰忘了关闭我们卧室的窗户。

那天晚上半夜时分我惊醒过来，悄悄地起了床，胆怯地

走向窗户，我看见窗户外面罕见的明亮，完全不是像我原先所想象的那样，一片漆黑和黝暗。窗外的一切都显得朦朦胧胧，模糊不清，巨大的云块叹息着掠过天空，那些灰蒙蒙的山峦也似乎是惴惴不安，充满了恐惧，正竭尽全力以躲避一场逐渐逼近的灾难。白杨树正在沉睡，它看上去十分瘦弱，几乎就要死去或者消亡，只有庭园里的石凳、井边的水池以及那棵年轻的栗子树仍还是老样子，不过也略显疲惫和阴暗。

我坐在窗户前，眺望着窗外变得苍白的夜世界，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附近响起一只野兽的嗥叫，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号哭声。那也许是一只狗，也许是一只羊，或者是一头牛犊，叫声使我完全清醒过来，并在黑暗中感到恐惧起来。恐惧攫住了我的心，我回到卧室，钻进被窝，心里思忖着，是不是应该哭一场。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哭泣，便已沉沉入睡了。

如今外界的一切大概仍然充满神秘地守候在关闭的窗户之外吧，倘若再能够向外面眺望眺望，那该是多么美丽而又可怕啊！我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些黝暗的树木，那惨淡模糊的光线，那冷清清的庭园，那些和云朵一起奔驰的山峦，天空中那些苍白的光带，以及在苍茫的远处隐约可见的乡村道路。于是我想象着，有一个贼，也许是一个杀人犯，披着一件巨大的黑斗篷正在那里潜行；或者有一个什么人由于害怕黑夜，由于野兽追逐而神经错乱地在那里东奔西跑。也许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在那里迷路了，或者是离家出走，或者是被人拐了，或者干脆就没有父母，而即使他这时非常勇敢，但也仍然会被即将到来的夜的鬼怪杀死，或者被

狼群所攫走；也许他只是被森林里的强盗抓去而已，于是他自己也变成了强盗，他分得了一柄剑，或者是一把双响手枪，一顶大帽子和一双高筒马靴。

我只要从这里往外走出一大步，无意识地一步，我就可以进入幻想王国，就可以亲眼看清这一切，亲手抓到这一切，所有目前仅只存在于我的记忆、思想和幻想中的一切。

但是我却没法入睡，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一道从我父母的卧室射出的淡红色的光芒，透过我房门上的钥匙孔向我照来，颤动的微弱的光线照亮了黑暗的房间，那闪烁着微光的衣橱门上也继而出现了一道锯齿形的黄色光点。我知道父亲正回房来睡觉。我还听见他穿着袜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轻轻脚步声，同时还听到他那低沉的说话声。他在和母亲说着什么。

“孩子们都睡了吧？”我听见他问。

“啊，早就睡了，”母亲回答说，我感到害羞，因为我还醒着。然后静默了片刻，可是灯光仍然亮着。我觉得这段时间特别长，渐渐地睡意爬上了我的眼睛，这时我母亲又开始说话了。

“你听说布洛西的情况了么？”

“我已经去探望过他，”父亲回答说。“黄昏时我去了一下，那孩子真是受尽了折磨。”

“情况很严重吗？”

“坏极了。你看着吧，春天来临时，他就要离开人世。死神已经爬到了他的脸上。”

“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去看望看望他？也许会对他有些好处。”母亲问。

“随你的便吧，”父亲回答说，“不过我看也没有必要。这么点儿小孩懂得什么呢？”

“那么我们休息吧。”

“嗯，晚安。”

灯光熄灭了。空气也停止了颤动。地板上和衣橱门上又归于黑暗。可是我一闭上眼睛便重又看见许多镶着黄边的紫色和深红色圆圈在旋转翻滚，并且在越转越大。

双亲都已入睡，周围一片寂静，而我的心灵在这漆黑的深夜突然变得激动起来。父母所说的言语，我虽然似懂非懂，却像一枚果子落进水池而荡起的涟漪，于是那些圆圈急速而可怕地越转越大，我这不安的好奇心也为之颤动不已。

我母亲谈到的那个布洛西，原来已经在我的视界内几乎完全消失，至多也只是一个淡薄的、几近消逝的记忆而已。我本来已忘记这个名字，苦苦思索后终于想起了他，慢慢地在脑海中浮现出他那生动的形象。最初我只是想起，过去有一度常常听到这个名字，自己也常常喊叫这个名字的。我好像记得，有一年秋天，曾经有一个人送给我一个苹果。这时我才终于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布洛西的父亲，猛然间，我便把一切都清楚地回忆起来了。

于是，我面前浮现出一个漂亮的孩子，他比我大一岁，个子却比我矮小，他名叫布洛西。大概一年前他父亲成了我们的邻居，而布洛西也成了我们的伙伴。然而，我的追溯并非由此开始。他的形象又清楚地在我眼前重现：他经常戴一顶凸出两只奇怪尖角的手织的蓝色绒线帽，口袋里经常装着苹果或面包片，只要大家开始感到有点儿无聊时，他常常会想出新点子、新游戏和新建议。他即使在工作日也总穿一